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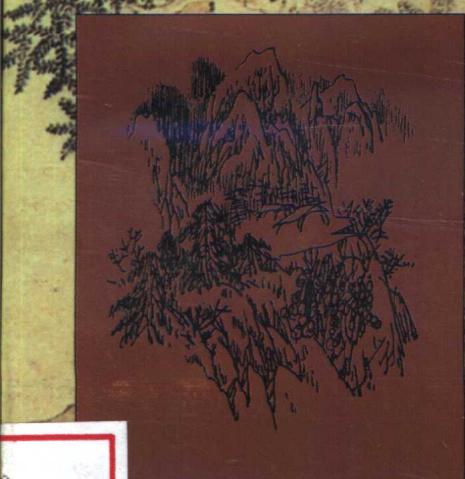
○木斋著

ZHONGHUACHUANTONGWENHUAJINGPINCONGSHU

# 唐宋词流变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

千古江山 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 寻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 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京华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

# 唐宋词流变

木 斋 著

京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流变/木斋著.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7. 9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

ISBN 7-80600-239-1

I. 唐… II. 木… III. ①词 (文学) -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②宋词-文学研究 IV. 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3073 号

### 唐宋词流变

木斋 著

责任编辑: 纪双鼎 责任校对: 徐 征

技术编辑: 凌 敏 封面设计: 李呈修

---

京华出版社出版  
(100011 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 1 号)

宏远兴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 印张 283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6.20 元

#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

## 编辑委员会

执行主编：王 洪

委员（按国别英文音序排列）

- 马克林（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  
叶嘉莹（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授）  
傅璇琮（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  
朱靖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周笃文（中国新闻学院教授）  
王 洪（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  
李殿魁（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陈耀南（香港大学教授）  
黄兆汉（香港大学教授）  
冯瑞龙（香港浸会学院副教授）  
松浦友久（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李炳汉（韩国汉城大学校教授）  
成元庆（韩国建国大学校教授）  
柳晟俊（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金龙云（韩国东亚大学校教授）  
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张爱东（新加坡南洋大学博士）  
斯蒂芬·欧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萨进德（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唐凯琳（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

# 序

傅璇琮

我与王洪同志相识，大约已有八九年的时间了。那时他还是一位年轻人，刚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不久，即表现出少见的学术组织活动家的气度和才能。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起，他着手编纂两套有一定规模的学术性丛书：《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与《中国文学宝库》。九十年代，他又主编两套书，那就是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学者学术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国学丛书》；而新近他又开始操办《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这本《唐宋词流变》即是其中之一。可以想见，主持编纂这几套大书，而且是学术性相当强的著作，要花费多大的心血，同时也必然会影响自己的研究。

我觉得，一个人，他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与文学创作一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看他本人在专业研究或个人创作上所作出的业绩，一是因他所从事的组织活动而对学术界或文学界整体所起的作用。

用。这两方面有兼顾的，也有有所侧重的，因人因时而异。历史上不乏其人，主要看我们现在是否用新的文化观念来加以正确估量。譬如唐代前期的张说，过去一般文学史著作很少提到他，或只略加数语，即一笔带过，主要即是认为他除了骈文写作外，没有什么诗文名篇。其实过去是忽略了《旧唐书·张说传》所说的一句话：“喜延纳后进。”张说所奖掖的文学后进，较著名的有张九龄、贺知章、王翰、孙逖、王湾、徐坚等二十余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又提携了一批盛唐名家，如张九龄之于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之于李白，孙逖之于李华、萧颖士。文学的历史上常常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张说本人的作品虽不甚突出，但他却是唐诗由初唐向盛唐发展的承先启后的人物。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是应当把握总的历史趋向的。

与此类似，如南宋后期杭州一位书贾陈起，他本人能诗，但他在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为宋南渡后一百多位诗人编刻两套总集，印收在《四库全书》中的《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江湖后集》二十四卷。正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说：“南渡后诗家姓氏，不显者多，赖是书以传，其摭拾之功不可没也”，“宋季诗人姓名篇什湮没不彰者，一一复显于此日，亦诗艺之家

见所未见者矣。”陈起能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收集、编刻这一百多位诗人集子，使南宋诗坛之因而有江湖诗派这一群体，也使我们今天得能有足够的资料来研究这一时期的诗歌历史，这是不得不对他的这一社会——文化活动表示感谢的。同样的情况，也可以使我们想起明末的毛晋及其汲古阁，清末、民国时期的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从二十世纪学术发展的高度加以审视，我们应从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学术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学术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历史人物的社会——文化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上面所举的几位历史人物各有自己的环境与条件，我在这里并非简单地以此来比附王洪同志。王洪同志终究还是一位中青年学者，他还有自己的学术发展前程。我是借此作一些发挥，就是编书与写书，我们是应当有整体文化的审视角度的；对王洪同志以及与他共同合作共事的几位年轻学者，我们对他们甘心为集体学术成就所做的奉献，表示理解和钦佩。

王洪同志难得之处，是他不顾工作劳累，仍利用一切空隙时间，争分夺秒地写他个人的著作。他已经有一部学术专著问世。这些著作之所以写成，除了他的坚毅努力之外，更靠一种学术创新的勇气。这在这部《唐宋词流变》中也可明显见出。

这部《唐宋词流变》给我的第一个直观感受，就

是它的创新意识。创新，可说是学术创造与文学创造的不二法门，古人讲：“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赞赏“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都是此意。但欲创新，又谈何容易，传统往往就如同地心引力一样，吸引着那些欲脱离地心引力的飞跃。譬如过去长时期形成的学术模式、思维模式，虽然近二十年来，开始受到新的审视与冲击，但看来仍然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一种新的学术方式和思维模式。过去一些文学史著作往往以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作品分析为表征的叙述模式，一时还难于打破。王洪同志的这部书稿，试图把唐宋词的产生、发展及种种变化看成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具有辩证关系的有机体，并概括出以“隔代承传”为特征的唐宋词史的基本发展规律，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难能可贵的尝试，显示了作者登高远眺，“一览众山小”的胸襟与眼光。

又如此书在论述从词体产生到苏轼词这一阶段，首先标示了词体两种基因、两条线索的发展脉络：称民间词与早期文人词为词体生命的两个基因，花间词从早期文人词而来，却上承花间词的香艳词风，为词体“词为艳科”举行了奠基礼；南唐词承花间词而下，却越过花间，承传词体的文人因素；柳永词按照传统词史写法，一般都置于晏欧之后，作者认为这恰恰是

因为没有看到词体隔代遗传的基本规律。柳永生活在晏欧之前，是承南唐词风而下，隔代承传于花间的艳词，为词“别是一家”给予了进一步的奠定；晏欧在柳永之后，隔过柳永，主要上承南唐词风，他们在苏轼之前，已经对柳永先行一步作了否定，而苏轼的“以诗为词”恰恰是词史生命的第一次整合。他既批判柳永之俗，而得晏欧之雅；既抛弃晏欧小令，又承传柳永的慢词长调等等。词史生命就是这样既扬弃又汲取，环环相生地演进着。

几年前，我曾在陈振濂同志所著《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的序中，就宋词的分为婉约、豪放两派这一古老的问题时谈到：“我个人认为，这两派之说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历经数百年还摆脱不了前人所设定的理论模式，始终以传统的结论或见解为研究的起点，在前人所规定的研宄格局内思考问题，这样要取得真正符合科学意义的进展和突破，总是很难的。”现在，我欣喜地看到，这部《唐宋词流变》，力图跳出这一统治词坛数百年的老问题，力图对唐宋词的流变历程作出一个新颖的诠释。

作者以俗与雅之消长作为唐宋词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豪放”与“婉约”之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作者既高度评价了温庭筠、柳

永一派的俗词，认为“词为艳科”是词体对于正统诗体的一次反动，是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英雄主义思潮的反动，同时，又高度评价了苏轼“以诗为词”的雅词的历史地位。

作者认为，不仅“俗”是近现代文化开始出现的标志，“雅”也同样是近现代文化的重要内涵。只不过“雅”的意义，在宋词的载体里，已由传统的“诗言志”、“诗者，持也”的功利主义而转向以归隐为中心的士大夫高雅的精神文化生活，指出士大夫的品茗赏菊、琴棋书画一类的日常生活与深邃的人生哲理是“雅词”的基本内容和底蕴。而这种“雅词”是以苏轼为之先声，周邦彦集北宋雅词之大成，李清照给予深化，姜白石则在此基点上，开拓了“清客雅词”的一个新的时代。这样，就对于唐宋词史主线的大词人，一一给予了较为清晰的坐标。

又如对南宋姜白石的词史地位，该书以“清客雅词”及“近代职业作家的先声”作为其词史地位的坐标，分析了姜白石终生布衣的底层社会身份，以及以词曲度日的社会地位，对于词的创作，由源于情感、源于社会生活而转向源于书本、源于技巧的历史性转变而产生的深刻影响，指出这一现象开了我国近现代职业作家的先河，这些见解无疑都是很有新意，很有意味的。

宋人笔记《春渚纪闻》曾引述过苏轼的一段话：“东坡尝谓：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这是苏轼的传世名言，表达了人类精神活动极为难得的自由快感和“游于物外”（《超然台记》）的人生境界。像我们这样的人想搞一点学问，是很苦的，必须摆脱掉一些东西，这样才能做到“世间乐事无逾此”。这在这部《唐宋词流变》中也能窥见一二。我们不仅可以领略书中的新颖识见，而且也可从中欣赏文辞之诗意图之美。

过去我曾经为王洪同志《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中的《唐诗百科大辞典》以及《中国文学宝库》中的《唐诗精华分卷》写过序。后来王洪同志的《中国古代诗歌历程》写成，又邀我作序，我在序中曾说：“王洪同志对苏轼有较深入的研究，有不少新鲜的见解。我想，他对于宋以后诗歌内在演进规律必有很好的阐发，这对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他对于整个中国诗歌发展的认识和观念，将更为重要。我盼望尽快读到也许对我更有兴趣的本书续编，我想这可能也是相当一部分读者的愿望。”现在这部近三十万字的《唐宋词流变》当是他整体设想中的一环，惜乎我对词学所知甚浅，说不出多少道理。可能他下一部要写宋代诗学，这比起宋词来将有新的难度。前些时候国家古籍小组

将四川大学中文系周裕锴同志的《宋代诗学通论》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从书》(第二辑)，近日我又应其导师项楚先生之约，为周裕锴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写评阅意见，深感宋代诗文与诗学确大有深治之余地。我期待王洪同志不畏艰辛，遇难而进，为开拓新的文学领域做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傅璇琮序于北京六里桥寓所

一九九七年夏初

## 前　　言

撰写一部唐宋词流变历程的书，并要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独特的体验，写出自己生自内心的观点和情感，这是在我心中酝酿了许久的念头。然而，我却迟迟未能动笔，像是在一位深爱者面前逡巡不前，如同西方诗人说：“爱得越深，就越胆小。”

我的胆怯，不仅因为爱恋之深，也因为在她光艳照人的魅力之前所自觉到的渺小。熟知我的学界师友都知道，我是十余年前师从朱靖华教授专攻苏诗的，换句话来说，我的专业是宋诗而非宋词。就词学界来说，我还是个尚未迈入门门槛的门外汉。拥着宋诗的结发之妻，却暗恋着宋词情人，梦想着一博她的芳心，怎不让我有叩阍求女、曼路修远之感！

然而，也诚如东方诗人所说：“爱的人看见门是敞开的。”当去年盛夏之际，北京的京华出版社约我撰写此书时，积抑多年的潮思喷涌而出。自去年七月底签约当夜动笔疾书，至今年元月初杀青，历时恰恰半载矣！所以我要首先感谢京华出版社的几位同仁，做了这部书稿的助产士。

莫要问我半年来写作此书的艰辛，如果一切艰苦的付出都是为你心中之所爱，都是为你神圣的事业，这种付出就会

变为幸福的收获。由“但目送，芳尘去”的惆怅，到把手晤谈，欢快奚似？个中滋味，非可以言道者！

怀着这样的情结写作，必然会更多地带有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感受，所以，这部书稿不敢冠名以“史”，而只名之以“流变”。这样，似乎可以使这部书稿更带有个性化的色彩，更拥有一些个人的自由。

回首总揽，是否可以对此书的特点作如下几点概括：

首先，本书试图对唐宋词的流变历程作出宏观的诠释。迄今为止，就我所能拜读到的著作中，一般都是作家、作品及有关资料的罗列，很少有将一部、一段文学史、诗词史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的。就唐宋词而言，柳之所以为柳，周之所以为周，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之外，主要是词史内部的要求所致。换言之，每个里程碑式的大词人，就本质而言，都是词史浪潮席卷到岸边的珠贝。如果没有苏东坡出世，也会有张东坡、李东坡应运而生。如果不能鸟瞰到词史的流程而去孤立地探讨每个个别的词人，则无异于盲人摸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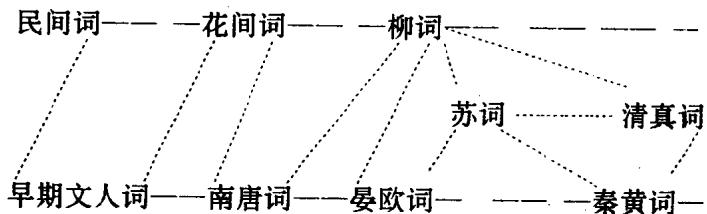
然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又谈何容易——一部文学史、诗词史，不会如同一个人的生命那样清晰分明，而是如同浩漫天宇，斑斓杂驳。有时看似众星潮涌，蔚然大观，却是旁支断脉；有时看似孤月淡星，独行特立，却终不能遮掩其大家风范。就我个人而言，虽有登高凌顶之志，却终乏雄健刚毅之躯也！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勉力而行。

因此，我的目光将着重去搜寻那些在唐宋词流变历程中堪称里程碑式的人物，用那些光芒四射的星座构成浩漫星河中的坐标，而很少将目光落在依附在每个星座下的群星。其中唐五代词是宋词的序幕，除李煜外，还不能说有什么大家，

属于特殊时期，故而将李白以下的文人词及温飞卿以下的词人一一罗列。自柳永之后，基本就是大家的世界了。因此，这本书只是唐宋词流变历程的一个粗线条的勾勒，是鸟瞰式的大略图景。

在各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之间，我注重思索他们之间的关联，并最终得出“隔代遗传”的规律。应该说明，我并不是带着这个理论框框去硬套一部生动的词史的，恰恰相反，我是在通过对柳永与晏、欧的关系，苏轼与苏门弟子的关系，以及周美成与苏轼的隔代承雅等一系列的关系的探讨中，逐渐形成这一认识的。

关于这一规律的主要内容，在本书柳永以下的章节中，基本都有描述。此处我很想将深印在我脑海中的唐宋词流变历程，高度概括微缩成一幅图表，如白石之于梅花的感受：“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无奈电脑不从指令，只好大致试列如下：



如果说，“言”难达意的话，图表则更难。聊胜于无吧！现在图表表示的是一种隔代承传的关系，如花间越过早期文人词而主要承传民间词的情调，从而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基调；而南唐词则超越花间而着重汲取早期文人词的养料。以

下可以类推。其中苏词与清真词是两次大的整合：苏词从柳词处承接了慢词长调的载体，却去表现早期文人词为源头的文人雅趣，从而实现了两条线索的一次整合。其实，花间以下，每个时期的实现，也都是前面两条线索整合的产物。如花间的本质可以说是文人表现民间情调的词；而南唐词也无可避免地具有花间风味。因此，上列图表，两条线索之间画有表示关联的斜线。

南宋词因为受着词体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故不同于唐五代北宋词之内部演进的规律分明，但也可以理出一个大致的线索。由于受着家破国亡的这种产生于外部的强力刺激，南宋词两条线索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原先在北宋词中处于偏支地位的豪放词，上升成为了两大线索之一，原先在北宋词中处于萌生发展时期的文人雅词，则上升为词体生命中的另一大线索。如果也以图表表示，可以大致勾画如下：

辛词先声（张孝祥等）——辛词——辛词余响（刘过等）  
李清照雅词——姜吴词——姜吴余绪

从图表所列可以看出，北宋词的两大整合性的人物，分别成为了南宋词的两大源头：苏轼的豪放词，成为前者（辛词）的先声；周邦彦的雅词，则成为后者（姜吴词）的祖宗。纵论唐宋词的流变历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北南之间，仍是一体，雅词与北宋文人词、豪放词与民间词，以及雅词与民间词、豪放词与文人词之间都有着错综复杂的继承关系；而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南宋词比之北宋词，又是两种不同线索构成的，即由文人词与民间词的两个基因，嬗变为雅词与豪

放词的对立。变与不变，皆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综观唐宋词史流变的历程，大致有五个里程碑：

一、温庭筠及花间词派，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基本属性，界定了“诗庄词媚”的分野。温词的服务对象、写作对象是皇帝及达官贵人，因此风格雍容华贵，含蓄蕴藉，可以称之为听者之词。

二、柳永为歌伎所写之词，其所服务对象、写作对象多为底层下人，因此，以“俗”为其审美特征，可以称之为歌者之词。

三、苏轼以大诗人、大文学家的身份写词，即所谓“以文章余事作词”，其读者对象首先是知识精英、上层文人，故而发生了“以诗为词”的变革。变柳永之俗词而为雅词，更兼以“如天风海雨逼人”的豪放风格，形成了笔者将其合一的豪放雅词，可以称之为诗人之词。

四、苏轼之后，由于其“豪放雅词”中的豪放的因素，与词体本身的属性相悖，故而一时尚未被词人接受，但是，其中“雅”的因素却被后人光大，其中当以周邦彦为代表，清真词以赋为词，使词体进一步雅化，并出现了工艺化的苗头，开启了下一个里程碑的方向，可以称之为赋者之词。

五、由苏轼发韧的豪放雅词，其豪放的因素，与时代的风云际会，遂有辛弃疾一派的词作；而其“雅”的因素，则经历了清真词的整合，到姜白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白石以终生布衣清客的身份写词，并以写词为生，势必对词体的艺术构成及其审美特征产生深刻之影响，譬如词的工艺化、高雅化、朦胧美等，可以称之为清客雅词。

其次，是关于对这些词人的位置及其特质的评价。深感